

光照思齐堂

■ 林 阳



人物名片

卢光照(1914—2001),字春塘,别署三不子老人,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北京齐白石艺术函授学院名誉院长、北京花鸟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他师从齐白石先生,为北京齐派四大家之一。工大写意花鸟,兼及篆刻、书法。

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何德理其卡拜访齐白石老人时问:“你得意的弟子画得最好的是哪几位?”老人沉默良久,对他说:“有李苦禅、李可染、王雪涛、许麟庐、卢光照……”可见卢光照在齐白石老人心目中的位置。卢光照的堂号为“思齐堂”,一是怀念恩师,二也有“见贤思齐”之意。齐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卢光照一生遵循老师的教诲。

结缘恩师齐白石

1914年,卢光照生于河南省汲县庞寨。该村距县城20公里,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卢家父母都是文盲。卢光照在村里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随堂兄到开封读书。因为喜欢画画,后来决定考艺术学校。1934年卢光照考入北平国立艺专。当时学校的国画老师,多是国内有名的教授,如教花鸟的齐白石、王雪涛;教山水的薄心畲、黄宾虹、吴镜汀;教人物的陈缘督、吴光宇。

齐白石先生的年龄最长,那时已70岁左右。他每周上两次课,每课连着两小时。卢光照奋发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他喜爱齐白石的写意花鸟画法,认为齐白石的画大气磅礴,符合他的秉性。齐白石为他手把手示范,指导作画要领,因此,他的画技提高得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齐白石甚至给卢光照刻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卢”,一方为朱文“春塘”。一次,卢光照在课堂上画了一幅《墨竹》,请先生指点,齐挥笔在画上题写:“光照弟画此粗叶,有东坡意,乃同校之龙也。”

卢光照与同窗好友谢时尼、维达共同出版了《三友合集》,画集作品由白石老人亲选,并为画集撰写序言、题封套。序言中说道:“谢时尼、卢光照、维达二三同学心无妄思,互相研究,其画故能脱略风格。即大叶粗枝,皆从苦心得来。三年有成,余姑其试印成集以问人。”

卢光照毕业于时恰逢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卢光照一心抗日,偷偷告别恩师齐白石,报名参加了张自忠将军的五十九军。1941年初,卢光照离开部队,先后到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广汉女师等学校任教,讲授国语、音乐和美术课。1945年,卢光照在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个人画展,齐白石老人知道后,为他的书题写《光照画集》,并另用纸篆书写了“吾贤过我”四个大字。

日本投降后,国立北平艺专复校。1946年,齐白石带卢光照到徐悲鸿校长在北平东总布胡同的寓所当面推荐,卢光照被聘在该校任教。1946年8月至1948年7月,他在艺专教了两年书,他讲课内容充实,语言幽默,深受学生的欢迎。同时创作颇丰,作画300张,在艺专大礼堂举行个人画展。

甘为人梯做嫁衣

1950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筹办,卢光照被调到该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初创时期,主要编辑出版连环画、年画、美术技法和资料等普及性的读物。卢光照负责《连环画报》的文字编辑工作,承担选题,联系作者,审改稿件等任务。1955年3月,他调到图片画册编辑室工作。后来又去了中国古典艺术编辑组。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美术出版社进入普及与提高并重的阶段,重点编辑出版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画册及论著,卢光照编辑了《齐白石作品集》。这套巨著分



公鸡吃虫图(国画) 2001年 卢光照

为绘画、书法篆刻、诗作三大部分。卷首为白石老人亲自撰文并手书的序言。卢光照怀着对恩师深厚的爱戴,为老师的这套书精心谋划,挑选画作,编篡校订,倾注心血。这套书受到社会关注,使白石老人的艺术得以广泛传播。

卢光照根据自己多年学习积累的资料和自己绘画的实际经验,撰写了《历代画家故事》一书,具体生动地评述了中国古代几十位画家的生平活动、轶闻趣事,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启发性 and 可读性,很受社会欢迎。

卢光照在中国美术史论方面有深厚的修养,编辑了多部美术专著和一大批古典美术画谱,其中有李浴的《中国美术史纲》、同丽川的《中国美术史略》、俞剑华的《中国画论类编》,还有《宋人画册》、《芥子园画传》、《唐宋画家人名辞典》、《宋元明清画家年表》、《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等。《宋人画册》(与王靖完合编)1989年获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金奖、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金奖。《中国画论类编》1991年获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铜奖。

编辑是一项很辛苦、很繁琐的工作。卢光照每天都要审阅大量文字和画稿,思考读者的需求,甚至甄别真伪。在人民美的资料室中,保留着卢光照1959年用钢笔写的《齐白石印谱说明》:“一、这套印谱共三册(外附还款拓本一册)。刊印320方;二、这些印均齐白石自刻自存者,现为齐白石纪念馆收藏;三、其中‘古潭州人’系李立所刻,‘齐白石金石文字印’‘长沙齐白石书画印’二印系张越承所刻,误收。‘加我三年成百寿’一印,风格不类齐白石,存疑。”卢光照的细心缜密,一丝不苟的编辑精神可见一斑。

率性天真写丹青

人们都说“教学相长”,我以为,编创也可以相长。卢光照在编辑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绘画创作上也自成一派。吉林美术出版社在出《齐白石绘画精萃》时,竟然误把卢光照的作品《灯炙》收编了进去。可见他深得“齐派”大写意之精华,竟达到乱真的程度。

“七旬学子”李燕

■ 本报记者 续鸿明



人物名片

李燕,1943年生于北京,字壮北,祖籍山东省高唐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齐白石艺术研究会艺术顾问,李苦禅纪念馆、艺术馆副馆长,中国国画院研究员,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听李燕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画里画外,家事国事,旁征博引,幽默风趣。

最近几年,先是慈母李慧文辞世,让一向豁达的李燕好长一段时间缓不过劲儿;再加上身为政协委员,东奔西走调研、写提案,在各种场合呼吁,思虑郁积,过度劳累,李燕身体出现了些小故障,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敏、勤、谦”。

年近古稀之年,李燕愈益惜时如金,为了解当下的文艺动态,他会翻翻报纸,有时候也用快速的方式浏览一下电影大片。用他的话说:“现在特别算计时间,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与自己事业无关的事情上,还要做些利于千秋文化的事,即使事再小也是有价值的。”

《易经画传》畅销20年

今年初,李燕重新增订的《易经画传》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再版发行。《易经画传》最早成书于1993年,是我国第一部《易经》的绘译作品,赵朴初先生为其题写了书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一版再版,又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文传播于海外。此次新版,李燕吸收了这20年易学研究的新成果,对该书的部分内容作了修订,并补充了个人研究易学的最新心得。

关于《周易》的书名,李燕认为,“周”的古文字是田地的一种象形,它衍生的词有周到、周密、周围等,“周易”即“周到的斟酌之意”,《周易》是一本“具有普遍意义的斟酌并把握事物变化规律之书”。

在《易经画传》里,李燕将流传数千载的古本与1972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本以及相关文物遗存反复进行对比研究,摒弃讹传,寻找前人研究的异同,揉进自己生动活泼的释义,最后形成了新的《易经》译文。他遵循历史本真,力求不擅改一字,不擅解一字。但在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也敢于怀疑某些定论,提出自己的新解。比如《周易》里的“贞”字,古来多解为“正”,但书中已有“正”字,何必再拿“贞”作“正”?他提出:古文里的“卜”是一般性的卜筮之意;从“卜”的“占”字的下半部分是重器的象形,表示重要的卜;而“贞”的古字是“卜”下面加一个鼎字,表示鼎前之卜,指的是隆重的卜。

谈到最初绘译《易经画传》的初衷,李燕说:“道家养生有一张图,把人从鼻子、此景习常所见。”

卢光照从人民美术出版社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花鸟画的创作中。他作画不求形似,但求其意,可谓“得意忘形”,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意风格。他认为“佳作来自认真与随意之间,认真易板,随意则率,欲不板不率难矣。”这一时期的作品更为洗练,率性天真,浑然天成。

《仿童画》是他仿5岁外孙女的画而作,画上题:“老夫兴来学儿童,人老不能再还童,稚气不足矣。七十八岁卢光照自看自笑。”还有一幅《芙蓉肥鱼》,画的是鲤鱼。鲤鱼本是凶猛的鱼种,然而在他的笔下,却变得非常可爱。他的童心、爱心表露无遗。

卢光照的别号叫“三不子老人”。“三不子,即:不摆架子,不充壳子,不当孙子。充壳子者是四川话,不懂装懂叫充壳子。即不摆架子,不做不懂装懂的事,不卑躬屈节。他在画作上常题有“三不子老人卢光照”。他认为一定要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作画。他认为画品即人品。他在一幅《莲实》上题道:“君爱莲有花,我爱莲有实,要花腔不如老老实实,质之天下正人君子以为然否?”这就是卢光照的处世哲学。

每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或看节目,我都要在卢光照绘制的巨幅国画《千顷藕花送清香》前盘桓。这幅长5米多、高3米多的作品气势磅礴,构图谨严,笔断意连,相互呼应。我由衷地感到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员的骄傲。

嘴到内脏、丹田,都画出来,叫吐纳之道。比如丹田,就画一个农夫在耕田,用形象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道理。我就悟到,中华民族特别善于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联系在一起,《易经》本身的语言表述方式就是形象思维,那么用图画也一定能够表现出来。”

1987年,好“易”和嗜画集于一身的李燕,发愿作一部图文并茂的《易经画传》。“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历时两年,基本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那时候我能开夜车,经常画着画着天就亮了。因为画都是白描,需要静下心来,不能有敲门声。画加起来最后是450张,如果事先计算出这么大的量,我可能不一定有信心。”

据统计,《易经画传》有动物形象187个,人物形象990个。在处理人物和动物形象的造型方面,李燕运用了少许变形夸张的办法。“先用圆珠笔画邮票大小的草图,然后直接放大。白描是受古书插图和绣像的启发,线条有意道一下木刻的味道,又不同于一般的素描。”李燕说,“出版这部书时自己50岁,在当时的身体条件下就非常累,但又感到非常愉快,如释重负,那是一种对精神的最大慰劳。”

画小动物自立风貌

李燕自幼在其父亲苦禅先生教导下,嗜好国学文艺。受父亲影响,他强调以学问、思想来作画,不以指端技巧为之,反对“纯个人表现”的涂抹。李燕所画动物、人物、花鸟、山水,各有独到之处,尤其擅长写意动物。很多人评价李燕笔下的小动物充满人情味,充满母爱。

“我画每个动物,都不是当一个冷冰冰的物象来画,而是带着感情去画的。”谈到画小熊猫,李燕陷入了美好的回忆:“文革”中间,牛棚人满为患,经常把我赶出来。我只要不坐牛棚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动物园。那时动物园特安静,正好赶上空军的运输机从四川运来当地农民捡到的一只小熊猫。饲养员把它放出来晒太阳,我试探着能不能靠近一点看,饲养员没表示反对,我得寸进尺摸了摸小熊猫,它身上的毛比所有的毡毯都密,我又得寸进尺问能不能抱一抱,后来我就把它抱起来了,太好玩了!小熊猫怕热,它的肚子贴着一块凉石



熊猫(国画) 46×34.8厘米 1972年 李燕

头,稍微扭头往后看,两个小脚丫像胖小男孩一样,我觉得这姿势太美了!刘海粟、吴作人都画过坐着吃竹子的熊猫,唯独这个姿势没人画过。我后来画熊猫,主要就画这个姿势:趴在石头上,脚心冲着观众,头稍微侧过来,太可爱了!”

李燕说:“动物和人在古代关系特别密切,象形文字里大量的动物形象,说明人和动物的关系原本是合作、融洽的关系,中国人和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在我的画里就饱含着我与大自然的感情。”

李燕年轻时,常常外出画动物,出去就画一天。“我画每一个动物,很容易跟它有感情,猴子、小老虎、小熊猫、小鹿、猫、禽鸟……像这些动物,一闭眼都在脑子里活了。再画的时候,就像我父亲讲的,不是拿着一张宣纸‘白茫茫大雪一片’,而是能从里面看出有东西,用毛笔把它‘挖’出来就是了。”

对李燕来说,既继承了苦禅老人的成果,又要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父亲在教导他的时候很早就指出一条路:“你们别再画我的大黑鸟了,要以人物、动物为主,尤其是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动物。”让李燕欣慰的是,他在画人物、走兽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是老虎、猴子、猫、鹿等,受到群众的认可和喜欢。

父子两代崇拜苏东坡

今年是苦禅老人去世30周年,李燕和夫人孙燕华正在筹备父亲的一个纪念展。

“在父亲去世30年之后,拉开一定的距离再来看父亲,对他理解更深了,也更加崇敬了。就好像勘探队在地下采矿,有些矿看不到,高高地在卫星上拍摄一些照片,倒可能找到一些矿。”李燕记得,有一次陪着父亲到蓬莱阁,看到蓬莱阁收藏的一块苏东坡书法刻石,大意说,画到一定高度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苦禅老人说:“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我们处处都讲写意,画有画法,要有意有法,意在笔先,不然入不了门。狂吐乱抹,信笔涂鸦,那不是写意画。再高的境界是忘意忘法,最高的境界是要达到无意无法。”当时李燕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话。如今看父亲的代表作,后来我认为是妙得天然,达到了忘意忘法的高度。

苦禅老人曾谆谆教导他,要以古代著名的文人为榜样,做一个着眼于“文化体系”的学者型画家,而不要做西方那种专用型或职业型画家。李燕注重知识修养的整体性,对经、史、文、哲、科技、宗教、风土、民情等类杂学无不投趣,或诗、或文、或画、或书,无不日伴其身。

李燕和父亲都崇拜东坡先生。东坡有句名言:“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从止于不可不止。”李燕说,过去的中国绘画中,文人画是最高的。广博的知识和文化的修养,用于哪一方面就表现于哪一方面,用于绘画就是画家,用于书法就是书法家,用于医道就是医生,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不应该断。

“我在课上跟学生们做过这样的比喻:人们说沙滩上不能盖高楼,这句话未必,金字塔就是沙滩上盖起来的,它为什么六千年七千年不倒,因为根底大。我们做学问要像盖金字塔一样,底盘要大,而用学问的时候,把金字塔倒过来就不坚不摧。”李燕的话和苦禅老人常引用的苏东坡所讲的“博学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其实是一个道理。

“父亲晚年对玛雅文化颇感兴趣,还想去玛雅去玛雅把玛雅石刻做成拓片,当然没有实现。他不赞成学术分工过细,认为容易有门户之见,一招鲜吃遍天。在新的知识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谦虚不是一种姿态,是学术进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的一种心态。有人在报纸上口出狂言,我读了以后只能喟然长叹。”李燕说,苦禅老人晚年写过孔子的一句话:“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他把这幅字裱好挂在家里,也当作自己的座右铭。